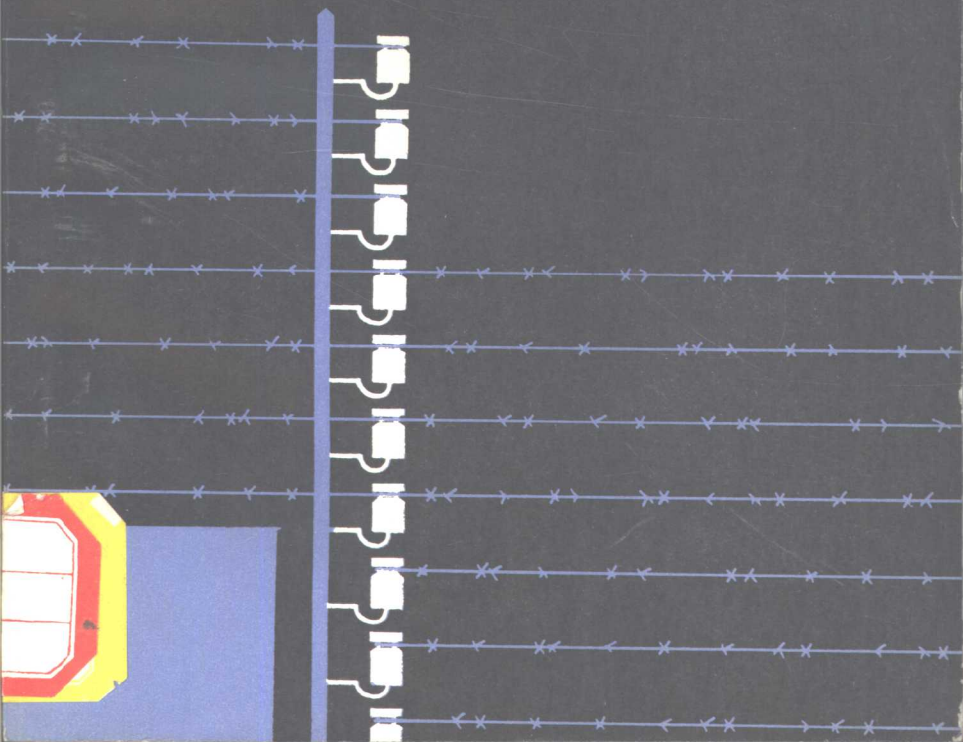


恶魔的饱食

续集

●〔日〕森村诚一 著

● 正路 萧平 顾红 译



续 集

恶魔的饱食

●〔日〕森村诚一 著

●正路 萧平 顾红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恶 魔 的 饱 食

(续 集)

〔日〕森村诚一 著

正路 萧平 顾红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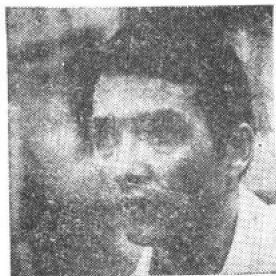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32开本 63页印张 5插页 138,900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册数：1—77,050册

统一书号：10091·897 定价：0.74元

致中国读者



《日本文学》杂志编辑部：

我的作品，承蒙贵社翻译出版，呈献在中国广大读者面前，深感荣幸。

我从事创作，主旨在于揭露社会的弊端和追求人生的真谛。

《恶魔的饱食》写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犯下的罄竹难书的血腥罪行。这种灭绝人性的罪孽，绝不允许在人间重演。

我的意图并不是要煽起中国人的旧怨，而是为了坦率地承认日本以往的错误，为了日本再不重犯此种错误。

历史应该遵循一条正确的道路。前嫌可以捐弃，教训必须记取，如此才能不忘却战争的悲剧，防止发生新的悲剧。

我的作品的翻译，如能成为中日友好的一座小小的桥梁，便是作者的望外之喜。

森村诚一

1982年9月24日晨于长春南湖宾馆

(徐秉洁 译)

目 录

- 致中国读者…………… 森村诚一
- 序 章 远渡重洋的细菌战部队…………… (1)
- 对法西斯主义必须不断保持警惕
- △追踪至大海的彼岸(3) △对民主主义的敌人保持警惕(8)
-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和七三一部队的撤退…………… (11)
- 1945年8月10日上午10时·平房
- △恶魔的最后一步棋(13) △佯动作战(18) △阴森可怕的阎王殿(21) △马鲁塔的供应线路(24) △消毒而后杀掉(26) △走向地狱的路标(29) △丸太大逃跑(32) △灭绝人性的处刑车(34) △通向死亡的编号(37) △恶魔的镜头(39) △历史上最坏的日本人(43) △投放毒气(45) △恐怖的部队五一六(50) △死无葬身之地(52) △残暴的活体实验(58) △最后的抉择(62) △死亡的河(64)
- 作者的插话…………… (67)
- 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
- 第二章 追踪恶魔的足迹…………… (71)
- 1981年12月2日上午10时·旧金山
- △和约翰·巴维尔先生的会谈(73) △新闻记者的抵制(75) △“剿共”的替罪羊(79) △气球炸弹的

真相(81) △“代号”和“粮草木厂一号”(83) △美苏两国围绕细菌战情报问题激烈争执(86) △美国与石井四郎之间的交易(89) △国家安全保障上的利己主义(91) △黑幕的布局(92) △费尔报告的关键所在(95) △母国与祖国之间(99) △科学的谍报部“达那汗机关”(103) △石井四郎的“复活”(105) △一份意外的证词(106) △对帝国的反攻日(108) △潜入地下的七三一(113) △七三一战后本部(115) △负有特殊使命的军队(117) △恶魔现出原形(120)

第三章 “神秘的供词记录”与细菌炸弹…………… (125)

——1981年12月12日午后2时·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
△细菌战的发源地(127) △开放了的基地(128) △一份难得的记录(129) △七三一细菌武器的来龙去脉(133) △秘密文件“002”(138) △“细菌战将军”的履历表(139) △恶魔的支队(143) △七三一的“业绩”(147) △石井式粘土制细菌炸弹(149) △“自相残杀”的血清(151) △“猴子”的真面目(154) △细菌喷雾炸弹(156) △海军细菌战部队的内幕(160) △细菌炸弹的蓝图(164) △恶魔部队的研究项目种种(169)

第四章 传遍世界的新华社电讯…………… (177)

——1950年6月25日黎明前·朝鲜半岛三八线
△老鼠的“故乡”(179) △朝鲜战争的焦点(186)

末章 七三一部队与朝鲜战争……………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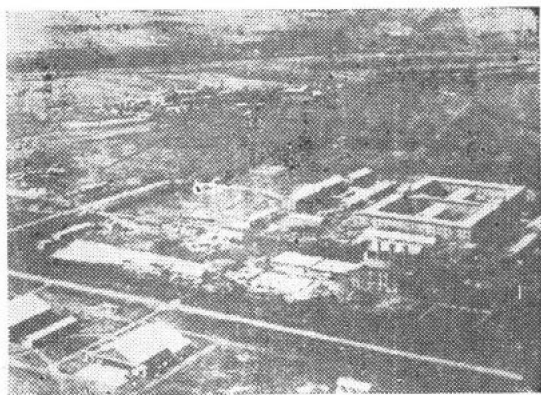
△恶魔复活了吗(191) △《恶魔的饱食》在读者中的反响(192) △为善良的人们敲起警钟(193) △所谓舆论统一的诡辩(194) △战前与战后的“不自由”不可同日而语(197) △两种截然相反的宪法解释

(198)△本末倒置的改宪论(202)△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最后堡垒(203)△致作为“同志”的读者们(205)
历史的见证..... (208)

序 章

远渡重洋的细菌战部队

——对法西斯主义必须不断保持
警惕



建设中的七三一部队全景

追踪至大海的彼岸

我在《赤旗报》上开始连载《恶魔的饱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纪实，是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九日的事。共连载了七十四次，后来竟至成了长篇，连载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三日才告结束。

在初次看到这个纪实的青年读者中，对很不熟悉“关东军”、“满洲”等词语的人来说，也许还不能一说就明白，那就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七三一部队当时的情况吧。

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日本军部的阴谋计划，突然爆发了柳条沟事件。在中国东北奉天近郊的柳条沟，假几个人之手，炸毁了当时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线路。这里所说的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

实际上，进行爆破活动的就是当时企图占领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等人的部下。罪魁是日本军部。

可是，关东军首脑不仅把这次爆炸事件硬说成是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敌对行为，而且还把侵略战争从“满铁”沿线扩大到中国的东北全境。这就是所谓的“满洲事变”。

到一九三二年初，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于同年三月一日，拼凑了一个傀儡政权，宣告了“满洲国”的成立。

七三一部队——这支由日本陆军在绝密中建立起来的恶

魔细菌战部队，在“满洲国”成立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三年，以其狰狞面目，出现在中国的东北。

从当时的滨江省省会哈尔滨往南，在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个叫平房的小镇，它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平房区。

关东军就在平房的一角，建立了一个周围约六公里的特殊军事地区，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建造了飞机场、铁路专用线、发电站、平时能收容约八十到一百人的监狱、许多大大小小的医学研究室以及能收容二千六百多名队员和供家属日常生活的宿舍群。

我希望读者把注意力放在这些设施中的监狱和医学研究室方面。唯有这监狱和许多大大小小的医学研究室才足以显示出在这些设施刚刚竣工不久，便进驻这里的第七三一部队的特殊性。

关东军往这个规模宏大的设施里送进了很多被抓来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和蒙古人。

他们大多数是抗击日本军队侵略祖国的中国八路军战士和在哈尔滨市被逮捕的苏联红军官兵^①。然而，其中也有很多被关东军特务机关和哈尔滨宪兵队抓来的无辜的学生、工人和市民，还有年轻的妇女和一到十岁左右的孩子。此外也有为数不多的白人俘虏。

这些人被叫作马鲁塔（丸太）^②，是专供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用的活体材料，意思是可以被人任意切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丸太，日语读音马鲁塔，意为木头。——译者

割、随便加工的实验材料。他们都被称做“丸太”，没有个人的名字。

在以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为队长的七三一部队中，配备了很多日本医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員，在名义上他们是军事机关的文职人員。

他们分别在四个部和二十多个研究班里工作，研究所有种类的传染病。

在当时被叫做“□字楼”的总部大楼里，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鼠疫、痢疾、炭疽、霍乱、伤寒、结核、麻风、梅毒、阴道炎等的细菌制造工厂，使用培养基和营养液来培养各种各样的细菌。“丸太”被用做这些细菌的感染实验。

七三一部队以两天杀死三个人的速度来“消费”掉被送进监狱里来的丸太。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供残酷的细菌战实验而无辜牺牲的丸太可在三千人以上。

多数的丸太被活活地解剖当做细菌感染实验的标本。在七三一部队所在地，用耐火砖建造起来的性能良好的高耸云天的焚烧炉和烟囱，整天整夜不间断地冒着焚烧丸太的滚滚黑烟。其中也有打上麻药就被扔进炉里烧掉的。

七三一部队把苏联、中国和美国当作了假想之敌而进行的细菌战研究，在极其秘密的保护下，一直持续到战争将要结束前的一九四五年七月。

以上是为尚未读过《恶魔的饱食》一书的读者，围绕七三一部队所作的概括说明。

一九八一年年末，光文社将《恶魔的饱食》作为纪实丛书的一部分出版了。这篇纪实从连载时起就已经引起了人们

的很大反响，出书后就有更多的读者打来电话，或者将明信片 and 信件投递到笔者的住处。

来信中有十几封是从前与七三一部队有关的一些人寄来的。战后三十七年来，他们曾相互宣誓：“背着七三一的秘密走向坟墓吧！”这些守口如瓶的原队员们，被纪实所触动，开始讲出了更为隐匿的七三一部队的真相。

来信里有我在写纪实连载中完全预料不到的恐怖内容。这些崭新的事实促使我不得不彻底改写《恶魔的饱食》这部书的有关部分。

特别是在这期间，作为我的代表并曾对我写完纪实付出艰辛劳动的下里正树先生，按照我的指示，为了追寻七三一的足迹，去了美国。

赴美的下里正树先生，风尘仆仆地奔走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美国各地，并访问了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美国陆军泰勒里克堡基地。

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泰勒里克堡基地是美国陆军细菌战研究所。

下里先生通过该基地的情报部，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档案材料。

它就是“费尔调查报告”或通称为“汤普逊调查报告”的数册英文打字材料。战后，它被保存在美国国防总部好多年，是一份与七三一部队有关的文件。

封面用红字写着“最高机密文件副本，仅此一份，严禁销毁”的字样，或者盖着相同字样的图章。这份还留有用黑钢笔水修改痕迹的文件，记录了在战后一九四七年，石井四

郎、北野政次等原七三一部队首脑在GHQ①审讯官面前供述的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种种技术和与GHQ的交涉过程。

至此，终于验证了我们的推测：在美国某地一定存放着石井四郎等人的“神秘的供词记录”。

“找到了……已经找到了！这是一向绝密的军事资料。”

我一边听着通过国际电话跨越海洋而传来的下里先生兴奋的声音，一边暗下决心：一定要写《恶魔的饱食》的续篇。

下里先生还访问了纽约联合国总部事务局，他一个接一个地寻找线索，接触了许多美籍日本人。他们都有在战后以美军文职人员的身分到过日本的经验。在下里先生坚持不懈的追踪之下，在美国东海岸的某城镇找到了原在GHQ=G₂部门当过翻译，名叫U·U的人。

U·U先生虽已七十四岁的高龄，但日语流畅，记忆准确。他在停战后不久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居住在东京八重洲的大厦里，并在离住地很近的邮船大厦工作。

在邮船大厦里，设立了当时以维洛比少将为首的G₂中心（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他在那里遇到了许多原日本军队的军官。U·U先生就做他们与GHQ部门军官之间的翻译工作。他在原日本军队的将校级军官中，曾见到过石井四郎军医中将。

① 战后驻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缩写。——译者

对民主主义的敌人保持警惕

根据原与七三一部队有关人员来信提供的线索重新进行采访，再加上下里先生在美期间得到的美国陆军细菌战研究所的“费尔调查报告”，以此为基干，这才进入《恶魔的饱食》续集的创作。

本篇与前书《恶魔的饱食》一样，同是森村诚一和下里正树齐心协力的作品。

文章里即使采用第一人称，有笔者出现的场面，那也是一个作家和一个记者合作的“集体”的我。希望大家了解，这是从采访到执笔两种不同的才能，以其对问题的共同认识为催化剂化合而成的“我”。

而所谓我们的共同认识，就是指的日本人不要再去重踏七三一的野蛮、愚蠢行为的覆辙。

连在一部分工会干部之中都开始高喊扩张军备，承认具有大量杀伤能力的核武器存在的今天，我相信，详细地追究一下日本人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大的细菌作战部队，它随着停战而解体，战后由于与美军勾结，得以逃脱战犯的罪责而在朝鲜战争中又再次复活的来龙去脉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以所谓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的这种“正当理由”当招牌，一方面把自己打扮得合理合法，一方面憎恨假想的“敌人”，唯统治者之命是从，把许多普通市民随心所欲地解剖、大量屠杀，干着恶魔的行为却反而泰然处之。

七三一队员们经历过的道路，不仅是三十七年前整个日本民族心灵上同样经历过的道路，又是现实存在的危险。

我们为什么坚决反对扩张军备呢？

那是因为不愿意失去以太平洋战争为代价赢得的和平。还由于预见到当失去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时，军备就会无止境地升级的缘故。

可是，若是重新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话，那就不是很单纯的问题了。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历史上任何侵略战争几乎都是在“保卫祖国”的名义下进行的。

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军备若不具备一级水平就变得毫无意义。一旦日本拥有世界一级水平的军备时，力量就会变成法律，民主主义也将被再现的恶梦践踏殆尽！

违反宪法搞军备乃是日本军备的特点，过去关东军就是自己立法，于是宪法变成了掩盖独断专行的军队所具有的侵略性质的保护伞。

现在为什么又提起七三一呢？就是为了让不了解战争的同辈人和每个年轻人，现在能多少通过重新揭示战争的真相和军队的本质，再一次认识一下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脆弱性。

和平和民主主义就象在空中漂浮的滑翔机，如果不努力维持，就可能自动地下降；与此相反，对法西斯主义如果忽略了，它的势力就会上升。

我们为了得到现在的和平和民主主义，曾流了无数的鲜血，它是依靠我们对法西斯不断地保持着警惕，才好不容易保持下来的。

失掉和平和民主主义容易，而为了重新得到它，就必须

加倍做出牺牲和忍受长期的黑暗。

通过回顾七三一走过的道路，就可了解到日本民族所经历过的黑暗之深重，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民主主义而甘心做一块基石。

《恶魔的饱食》续篇从三十七年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上午十时，哈尔滨市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区七三一部队设施写起。